

福輕乎羽是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莊子之所謂禍福非世之所謂禍福也以能全性命者謂之福忘性命者謂之禍全性命者其道微故曰福輕乎羽然以至微之道而不能自舉而行之故曰莫之知載也忘性命者其理著故曰禍重乎地然以至著之理而不能自知而避之故曰莫之避也此莊子所以嘆人間之人不能盡知全之道也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速陽速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入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此所謂小有材而不能自全而已矣工文所謂此材之患是也豈知聖人以不材為神而無用為妙乎知其不材明其無用則經世之道極盡矣此莊子所以終之於此言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四

宋 王 元 澤 傳

德充符篇

夫處人間經世變免於憂患之累者是能全其性命也性命全則自得自得則德之所以充也德充於內而無待於外則不求合於物而物自來合此莊子所以作德充符之篇而次於人間世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能內全其神而外忘其形泯然喪智而與化為一此王駘雖兀而猶全人也夫能忘形喪智與化為一則其所感者廣而所化者多宜乎從之者與仲尼之弟子相敵也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常者習其庸常季者物之少雅以其庸常少雅而不足以知聖人故曰常季此莊子制名而寓意也然德之所以充實則美大具矣美大具而從之者眾所謂大而化之矣此仲尼所以稱之為聖人也夫聖人非聖人不能以明之此莊子所以託問於仲尼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天下之事莫過於生死而死者物之所變也惟聖人了於不生不死而未嘗與變俱變也故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夫了於不生不死則寂然忘形而與化為一雖穹壤傾側而豈有遺喪故曰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此言窮理之妙也至于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所謂盡性之奧也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所謂至於命也王

駘之形雖不全而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德之所以充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物我殊形此所以異也物我同根此所以

同也蔽於異而視之則形質所以不同知其同而視之則根本所以不異王駘能忘

支體之不完而達性命之本內全其真而

外合萬物以為一非德之所充則孰能至於此故曰自其異者而視之肝膽楚越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上也

以耳而聽則聞其所聞而不及其所不聞

以目而視則見其所見而不及其所不見

此蔽於任智之累也惟聖人內充懿德而

外出聰明所聽不以耳而所視不以目雖

事物之紛擾而不比吾之所聞見惡有拘

累於視聽歟故汎然遊心於自得之場而

和之所以不出也故曰夫若然者且不知

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夫德之充

者與化一體天下見其化而忘其形知其

得而遺其喪王駘雖元而天下忘其所以

元也然非不見其元也以其德之所充者

大而形之不全者小是以悅其大如觀全

玉而忘其小如遺土壤也故曰物視其所

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其足猶遺上也

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

常心物何為最之哉

夫聖人之所以悅萬物者以大化也萬物

之就聖人者以其德也常季不知其然而

以王駘任智得心而物就之是德度於聖

人也

仲尼曰人莫鑿於流水而鑿於止水

水流則莫辨於鬚髮水止則可鑿於天地

德忘則物所以不從德充則物所以未合

此理勢之必然也故人之所鑿者必鑿於

止水而物之所合者必合於德德故物之

所鑿於王駘者由止水之所以愛鑿也故

曰人莫鑿於流水而鑿於止水

唯止能止衆止

天下之性生而未嘗不靜靜則正正則定

正定之性天下所同惟妄情所役外物所

擾正之所以不正而定之所以不定也然

不正不定者以其內無所主也故內無

則不止不止則不能止其所止也惟聖

內以德為主而外忘物所役故惟根所

正定而止也以其所止而止天下眾人

動則動之所以自止也故曰唯止能止

衆止此莊子傷時性之流故而所以寓

意仲尼之言也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

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止生以正衆生夫

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確入於九軍將

求名而能自要而猶若曰死

本受命於地人受命於天地非私於松柏

而使之獨青天非私舜而使之獨正蓋松

栢不變其至堅而大舜能守其正性故曰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

於天唯舜獨也正夫天下之人不知奔能守其正而皆稱爲聖人豈自悟其幸生而正而自喪其正唯能知其本正而守之亦可正於衆人矣奚獨聖人歟故曰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夫聖人體道而無對於天下故天地雖大而歸於統任萬物雖衆而由之莠蕪生死

不慮而形骸如寄視聽不用而耳目存象務知德之所充而能以不生爲生以不生爲生則適去在我此人之所以量之也豈以物而爲累乎故曰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

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此王駘所爲如此而莊子言之於篇首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申徒者教民之官也嘉者善之至也此莊子製名而寓意然申徒嘉者賢人也故次於王駘而言之嘉雖外兀而德內充德雖充而人未最此所以未免於師也故曰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夫伯者長也昏

者晦也無人者無我也爲物之長能晦而無我所以得賢人師之也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夫至人忘已而外與物同物雖不完而不能浼己是以下惠同物而袒楊裸程者皆不能浼之蓋知內同其命而外可忘形矣子產鄭國之賢也不知申徒之德充而止

惡形骸之不全欲其行止與之不同也此所以異於下惠矣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聖人之與賢人庶僚之與庶民其所異者分而其所同者命達者觀之則均爲人爾

均爲人則安可獨異乎此子產自矜執政而適取申徒之所鄙也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

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舜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唯有德者能之

夫顏回之從孔子也始焉克己而終焉未始有回故黜聰明墮支體而未嘗貳過而已矣子產之從伯昏無人也不能克己而欲爲於物先又惡德充之人而致其過亦所以異於顏回也

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孟子曰羿教人射必志于殺學者亦必志於殺穀者弓矢所及之地也天之生人也皆不出榮辱利害貴賤生死之墜其所以或榮或利或貴或生者由其發而中其所以或辱或害或賤或死者由其發而不中也中與不中皆命也豈能越其自然之理歟惟聖人無我而無心於萬物故榮辱不能累利害不能加貴賤不能役了於不生不死而獨處於自得之場所謂至於命而已中與不中吾何預焉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覺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恥形體之不全者常人也愧盛德之不充者聖賢也申徒嘉內務其全而外忘形子產不取其德之充而惡其形不完此所以太過而已矣故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

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止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

叔者歟於伯仲也山者有形之最大也此亦莊子製名而寓意也以其次於申徒為第三故曰叔而已以其亦有德之大故曰

山而已然而必曰見於仲尼者以非聖人不足知賢人也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

天地無心於萬物其覆載所以不私也聖

人無心於萬物其來者所以不拒也夫天

地豈以物形之不具而不覆載聖人豈責

人體之不宗而不與合故曰夫天無不覆

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

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然仲尼非果

責其不謹也此莊子高言盡道之妙而學者宜取其意也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

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

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

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新以詭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夫聖人內守其正性而外循其常德汎然無心而物不能累故生死不可皆不介

於曾中豈有意而一之歟使聖人有意

而一生死與可不可則是不忘其所當忘

而忘其所不忘也如此則去常德適天刑

惡為聖人而已矣夫常德不可去天刑不

可逃惟聖人能全而不能忘故曰天刑

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貽它

大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

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

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

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

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

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祀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邇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

哀駘它者醜惡之名也以其德充而形惡故製其醜惡之名矣夫形骸者委氣之所聚至人視之如旅寄而未嘗以好惡為辨也惟務全其所當全充其所當充則形雖惡而物自以為最此哀駘它能使人心之願從而魯哀亦授之以國也

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响若皆棄之而走

有異乎人也是以問於仲尼焉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夫德之充者非求合於物而物自來合物之所以來合者非愛其形而愛其德也故曰愛使其形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翼資則者之履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

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語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至人之所以為至人者以其才全也才者性命之妙理惟至人能以不全而全之全

之然後盡之也全盡於性命之理則死生存亡窮達貧富之變了然不以汨于中陰陽之更運宵晝之迭遷冥然不務度其始事變不足滑其和憂喜不足動其神豫然悅懌而日夜忘變之至故與物應對而復感而遂通所謂才全而已矣故曰是之謂才全才全者性命之理不虧也性命之理既不虧則德之所以充也德之充者非有意於充如停水非有意於平也故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夫德之充者物自以為最而

水之平者人取以為法故曰其可以為法也然德之充者內有其所守而外無其所放寂然無迹而物所以歸焉故曰內保之而不外不蕩又曰德不形者物不離也此至妙之理而非聖人不能以知之雖知不能

以言之故魯哀得聞而不敢臣於聖人也
 故曰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闔跂支離無厭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甕卷大癩說齊桓公桓公說之
 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
 忘

闔跂者言其忘行支離者言其忘形無厭
 者言其忘智故忘行則所以無迹忘形則
 所以忘我忘智則所以無知無迹則泯然
 絕世無我則渾然同物無知則泊然無為
 故德之所以充也此莊子製名而寓意夫
 斯人也其形如此而其德有所長故說衛
 靈公則靈公悅之而忘其形說齊桓公則
 桓公亦悅而忘其形斯人也非有異於人
 也蓋能全其所當全忘其所當忘全忘之
 外雖有役性之物則不足為其累也故曰
 甕卷大癩又曰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也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夫形者天之所委也德者我之自得也蓋
 天之所委者一氣之暫聚我之自得者萬

物不能役豈可愛一氣之暫聚而忘萬物
 不能役之之妙乎惟至人內不忘其不當
 忘而外忘其所當忘故才全而所以德不
 形所謂誠忘而已矣故曰人不忘其所忘
 而忘其所不忘此之謂誠忘

故聖人有所遊而不知為摩約為膠德為棲工
 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
 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需也天需也者天
 食也既受命於天又惡用人

故聖人有所遊者所謂乘物以遊心也乘
 物以遊心則處於無為之境而任其自然
 之理雖知約德工皆非我有而我惡用哉
 然我之惡用於四者皆天之所付於人而
 養於人我惡可廢廢則滅天而已矣既不
 可廢又不可益益則助天而已矣滅天則
 致累助天則反害如此則天人安得和同
 歟惟聖人不廢不益矣故曰既受食於天
 又惡用人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
 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

於人也瞽乎大哉獨成其天

有人之形者所謂塊然同類也無人之情
 者所謂寂然無為也同類所以能羣而不
 能異無為所以無是而非非故曰有人之
 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
 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故形雖眇而皆視以
 為人德已充而不虧其全矣故曰眇乎小
 哉所以屬於人也瞽乎大哉獨成其天此
 闔跂支離無厭之所長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
 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惡得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
 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
 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
 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
 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
 吟據槁梧而瞑天運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夫情者性之害也人之生則貌出於道而
 形受於天皆正正而已矣惟情戕害其正

正而正所以不正矣。惠子不知其然而以爲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故莊子答之以不只好惡傷其身，又曰：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夫好惡生於情，而害於身，有好惡則以生爲不足，而欲其過度而益也；過度而益，則外役於物，役於物則用神，神大用則疲，疲則有所感，感而不已，則昏瞑而已矣。如此則見役於造化而不能與萬物爲一，所以惑於堅白同異也。故曰：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梧而瞑，天

選子之形以堅白鳴，夫聖人之所爲，守其正正而全其當，全不任智，不用神，廓然與造化同體，而以萬物爲一，安所措其情哉？此惠子不知聖人之如此也。夫莊子作德充之篇，始之以王駘，次之以申徒嘉，又次之以叔山，此三人者皆德充而形不充也。故申徒不及王駘，叔山不及申徒，故第降一等而言之矣。至于衰駘、闔跂、支離、無脛者，亦皆德充而形至惡也。又第降一等而言之，與人間世之篇次序相同矣。夫不完

至惡者皆外也，外雖如此，而內充其德，則物爲之最，而自求合也。物自求合，則一是是萬物與我爲一也，又何必措情於其間哉？所以終於惠子之問情，此莊子立言盡道如是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四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五

宋 王 元 澤 傳

大宗師篇

夫德之充者入於道，道者天下莫不由之也。雖天地之至大，萬物之至多，皆同歸而

一致矣。此莊子作大宗師之篇，而所以次之於德充符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

天人皆出於道，而盡道者能知天人之所爲，夫天之所爲者，有無爲也。人之所爲者，

爲也。無爲則靜，靜則復命，有爲則動，動則有義，能知義命之極，則物之所宗師也。故曰：至矣。

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

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

夫知天人之所爲者，以不知知之也。以不知知天，則達於無爲之妙理，而命之所以至也。以不知知人，則盡於有爲之極，致而物之所以景也。命之至則其生自然，物之